

健康受試者的“艱難抉擇”

“A Difficult Choice” for Healthy Volunteers: A Case Study of a 2019-nCoV Vaccine Clinical Trial

王嘉琪 鄧蕊

Wang Jiaqi and Deng Rui

摘要 Abstract

以新冠疫苗 I 期試驗的健康受試者為研究對象，基於深度訪談和虛擬民族志研究方法，採用 NVivo 11 軟體進行編碼分析，發現健康受試者的參與動機多為積極動機，在抉擇過程中曾面

鄧蕊，山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太原，郵編：030001。
Deng Rui,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030001.
王嘉琪，山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生，中國太原，郵編：030001。
Wang Jiaqi, Master Stud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030001.

《中外醫學哲學》XXI:1 (2023 年)：頁 43-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1 (2023), pp. 43-61.

臨內外矛盾而深陷糾結與掙扎。文章歸納出新冠疫苗受試者抉擇過程不同階段的動機與行為特點，即：萌生想法——躍躍欲試的受試者；進退狐疑——踽踽獨行的受試者；備受煎熬——忐忑不安的受試者；解惑釋疑——篤定前行的受試者。旨在真實地還原健康受試者的抉擇過程，消除社會偏見，為健康受試者和 I 期試驗去除污名，提升公眾的認知，增強健康受試者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Taking the Phase I trial of the 2019-nCoV vaccin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otiv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healthy volunteers wh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phases of clinical trials for vaccines. The findings of a seri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and virtual ethnographical studies show that participation in a clinical trial such as that for the 2019-nCoV vaccine is a difficult choice for volunteers, as it entails exposure not only to medical risks but also to social prejudice. The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 volunteers for the Phase I 2019-nCoV vaccine trials made their choice to participate and how they overcame various doubts and fears to serve as responsible research partners.

【關鍵字】 新冠疫苗 I 期試驗 健康受試者 抉擇過程

Keywords: 2019-nCoV vaccine, Phase I clinical trial, healthy volunteer, decision process

一、引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目前已處於全球大流行狀態。(Watkins 2020, m810) 防止疫情大流行不僅取決於控制疾病傳播和切斷傳染源，還取決於保護易感人群。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是所有人，而在尚無特效藥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儘快研發疫苗的手段保護易感人群，從而阻止疫情蔓延。(康莊、唐梅 2020, 373-9) 作為一種令人聞之色變的新型傳染病，新冠疫苗的研發和健康受試者的招募也充滿了未知與挑戰。是什麼原因促使健康人選擇參加

新冠疫苗 I 期試驗？他/她決定參加試驗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參加試驗給他/她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文採用的第一種研究方法是深度訪談。所選對象為一名參加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2019-COV) (腺病毒載體) 的健康受試者。筆者在新浪微博平台關注到新冠疫苗首批志願者相關新聞《中國新冠疫苗開始人體注射實驗》和《新冠疫苗志願者自述接種過程》，以及微博小秘書（官方帳號）的發文《新冠疫苗首批志願者》聯繫到編號***的志願者（為保護隱私，隱去其編號和昵稱）表示願意配合訪談，簽署知情同意書後，於 2020 年 3 月 23 日到 4 月 4 日採用半結構化提問方式進行深度訪談，訪談通過電話及微信視頻通話進行，平均每次訪談時間 45–60 分鐘不等，得到受訪者允許對訪談內容全程錄音。訪談目標是發掘、分析受試者的行為動機、信念態度與思想變化，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抉擇路線。

本文採用的第二種研究方法是虛擬民族志。採用線上線下結合方式是為了解決研究過程中遇到的樣本不足問題。首先首批健康志願者參與個人訪談的意願極低，深度訪談開展困難；其次，微博平台關於新冠疫苗受試者的討論非常熱烈，網路環境的匿名性和包容性吸引很多線民分享個人對新冠疫苗試驗和受試者的看法；第三，人民日報於 4 月 27 日通過新浪微博平台發文《新冠疫苗志願者親述經歷》，其中包括 9 名首批健康志願者的自述，為本研究提供了充實而豐富的材料。

為便於閱讀，本文以“**I**” (interviewer) 代表訪談者，以“**V**” (volunteer) 代表本文唯一的女性健康受試者。文中提到的其他健康受試者均為化名，對涉及受試者隱私的任何資訊均做去標識處理。為控制字數，文中呈現的內容尤其是訪談者的話部分做了刪

減。研究採用 NVivo11 質性分析軟體對訪談結果進行分析，編碼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冠疫苗受試者節點與材料資訊

名稱	受試者個數	具體內容出現次數	示例
外界的誤解與質疑	1	1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因為他們可能就還是好多人不理解，意思就是說我冒著生命危險啊，去幹這個事。我想肯定背後就有一些人在猜測，你去做這個事的動機，在幹什麼，她這個目的是什麼。
受試者個人的利他動機	7	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做為志願者，本身沒有什麼崇高的目標，就是想作為一個普通的武漢人，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來自家庭的擔心	2	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他一聽這個副作用，肯定心裏就有個疙瘩，一方面他擔心這個。
對副作用和未知風險的擔憂	2	1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一點我還是…關心它對人的身體有沒有副作用。
對陳薇院士的信任	3	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其實在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之前，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後來看到新聞報導，搜索了她的視頻，覺得這樣的科學家挺偉大。這次是她領導的團隊研製，所以我覺得信心應該還是挺大的。後來我還很期盼。

三、萌生想法——躍躍欲試的受試者

1. 訪談再現：源於信任與風險感知

I：您是怎樣知道招募志願者消息的？

V：是我們社區群裏那天晚上甩過來這樣一個鏈接過來，我就無意間打開了看了一下。

I：您之前聽說過嗎？

V：這個事我還沒聽說過，以前我好像在手機裏面看到過有關試藥的。這個（疫苗試驗）還沒有（聽說過），因為我從來沒有參與過（試藥），確實不了解。但是我以前聽過陳薇院士啦，她的事蹟和報導。而且我還很崇拜她，就是之前那個伊波拉疫苗。所以如果是別人研究出來的話，我可能還有點顧慮，但是對她我還是相信的。

I：您是本著信任來參加的，信任陳薇院士和她的研究團隊？

V：對對對。

I：如果以前您看到這個的話，您可能是不了解，是吧？現在想法又改變了，所以就來參加了。

V：嗯，對。然後我也打開那個鏈接反復看了好幾遍，它說這個就是說好像是重組什麼的，反正那些專業名詞我搞不懂，然後就說這個副作用幾乎沒有。就風險性很小。

I：試驗肯定會經過各個環節把控，因為疫苗研發的出發點是為我們去解決問題。

V：是這樣的，對。當時我在想本來好好的身體萬一因為接種疫苗之後出現不好的反應，那不是還虧大了嗎？我想國家肯定也不會這樣搞的。是吧？要是風險太大的話，健康人搞成有病的人，那不是得不償失嗎？

I您看招募資訊的時候關注了哪些內容？

V：第一點我還是關心它的副作用。畢竟咱這個健康還是第一位的，以後再活多少年或者我要幹什麼，還是要有健康的身體，最主要是身體健康。就算我窮，只要沒病還可以工作。但是一旦它要有什麼壞影響的話，就是給再多的錢我都不會參加的。是吧？那划不來。

2. 矛盾分析：受到鼓舞與懼怕風險

健康受試者 V 女士在抉擇初期面臨“對陳薇院士的信任”和“疫苗可能的副作用”之間的矛盾。V 女士看到招募資訊萌生的

參與試驗的想法源於“暈輪效應”之下的信任，源於對陳薇教授的認可和崇拜之情，體現了“暈輪效應”的定勢性和彌散性特點，此時此處暈輪效應發揮了積極影響。面對更多未曾接觸到的試驗內容，鼓舞 V 女士的是她基於過往新聞報導對陳薇院士形成的已有態度和積極判斷，進而對陳薇團隊研製的新冠疫苗產生肯定，萌生參加 I 期疫苗試驗的意願。同樣受到陳薇院士鼓舞的還有其他健康受試者。

● 健康受試者 M 的採訪：

紅星新聞：如果沒有看過陳薇院士的專訪，還會去當志願者嗎？

M：可能我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其實在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之前，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後來看到新聞報導，搜索了她的視頻，覺得這樣的科學家挺偉大。這次是她領導的團隊研製，所以我覺得信心應該還是挺大的。後來我還很期盼。¹

● 健康受試者 W 和 J 的採訪：（一對夫妻）。

丈夫 W：“難道你真不怕？萬一我們都沒…那就只剩小朋友（孩子）一人了！”

妻子 J：“不怕，我相信祖國，相信陳薇院士的科研團隊。”

²

即便有對研發團隊的信任，健康受試者並不盲目，在萌生參與意願的同時他們感知到了疫苗試驗的潛在風險並進行了預判。有研究表明，無論準確性如何，志願者對試驗風險的感知會影響其參與意願。（曹羽明等 2017，226–30）V 女士一再重複“第一點關心對身體有沒有副作用、健康第一位、副作用大的話給再多的

(1) 彭莉：〈專訪新冠疫苗首批志願者：從顧慮重重到滿心期盼〉[EB/OL] (2020-03-22)[2020-11-06]<http://t.cn/A6zrZO8Y?u=6105713761&m=4485212576812155&cu=5366273190>.

(2) 佚名：〈謝謝了不起的你！#新冠疫苗志願者親述經歷#〉[EB/OL] (2020-04-07) [2020-11-06] <https://weibo.com/2803301701/ICgItqgz>.

錢都不會參加”，她對副作用的關注和一再強調，更加明確了受試者的主要擔憂和關注點集中在疫苗試驗對身體健康的負面影響。需要注意的是，受試者對風險的關注和強調並不等於受試者對風險的感知是清晰且客觀的。有研究表明藥物試驗的實際風險與受試者基於個人經驗判斷的風險是有差距的。(Fisher 2020) 鑒於健康受試者對副作用和風險的高度關注以及風險感知差距的客觀存在，知情同意過程更應在傷害事件和補償問題上加以澄清和明確，盡可能消除受試者疑慮，最大程度保障健康受試者安全。

四、進退狐疑——踽踽獨行的受試者

1. 訪談再現：源於信任與風險感知

(1) 訪談再現：外界輿論與個人意願

I：您是在社區的群裏知道消息的？有人跟您一塊參加嗎？

V：那我不知道的，因為這是個私密性的東西，我們互相之間不認識，都不那個的。就算我現在參加也不會跟任何人說，家裏面除了老公以外我沒有給任何人說。那天出社區門的時候（去體檢），因為現在武漢管的還比較嚴嘛，社區保安看到我拿行李箱出去，我告訴他是參加一個志願者活動，具體是什麼活動我也沒說。結果接我的司機不小心說了。因為現在好多人對這個事情不是很了解，對專業性的東西也不那個，就有很多想法，像是你去參加是不是有一定風險，你為什麼去，是不是為了賺錢還是什麼？社區肯定會就會風言風語的說一些。

I：您覺得這是一個自己的事情，然後就去參加了？

V：對的，我覺得自己可以做一點什麼，去做就行了，不需要別人知道或者是評論，因為我們也都是普通人，心理承受能力還是有限的。

I：對，我特別佩服您，能勇敢的走出這一步的人不多。我理解您。

V：它總要走這個過程的啊，這個事情總要有人做。有些人可能文化層次不是很高，不是很了解，因為現在的疫苗跟原來的不一樣了，現在有好幾種疫苗，這次的是重組什麼。在原來的理念裏面以前的疫苗就是給你注射一個病毒讓你產生抗體。好像一般人的理念都還是存留在這個階段。

I：是呀，一般人都是這麼想的。

V：對，但是現在科技發達了，其實早都換幾代了，但是因為我本身也說不清楚，就說服不了他們（評論者或猜測者）。因為咱也都是為社會做點力所能及的事。

I：對，咱肯定不如科學家懂的多，解釋不清楚，所以說不想說。是這樣嗎？

V：是的。我走了的第二天，保安不是知道了嘛，可能他無意間說出去了，我老公說我們社區群裏面都像炸了鍋一樣，都知道我去了。哈哈……

I：那他們說了些什麼？

V：可能還有好多人不理解，說我冒著生命危險去做這個。我想背後肯定有人在猜測你做這個事的動機是幹什麼，目的是什麼，這兩天好多了。

(2) 矛盾分析：誤解質疑與互惠利他

從上述訪談內容中不難看出，健康受試者在這個階段面臨的是外界的質疑猜測與個人的互惠利他動機之間的矛盾。

首先，外界對 V 女士以及疫苗試驗有不同程度的誤解，存在各種質疑聲。如“冒著生命危險去做這個事。”加之 V 女士本人不具備科學全面的臨床試驗相關知識，無法對質疑聲做出有力的回應，被動裹挾到輿論中，成為輿論的弱勢一方，出現“做好事不得好名”這樣的無奈現象。這種情況反映了“參與 I 期臨床試驗”這樣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見，目前大部分人對於臨床試驗的認知仍停留在經驗猜測層面，也意味著它仍然是一個充滿未知而又受到污名的領域，參與試驗的健康受試者也常常被冠以

“小白鼠”的稱號。有調查發現藥物臨床試驗知曉狀況是調查對象參與意願的影響因素之一，知曉者更傾向於參與藥物臨床試驗。也有研究表明，有些人對疫苗持謹慎態度，可能是因為對風險的誤解，由此導致受試者招募困難。(Louise 2011, 85–93)

將受試者比作“小白鼠”有一定的歷史淵源，20世紀人體試驗與瘋狂的科學家、搶屍者以及其他可怕的場景聯繫在一起，這些臭名昭著的試驗是人類歷史上可恥的一頁，也是對人權的褻瀆。迄今為止，雖有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和倫理委員會的監督以確保受試者權益，但“小白鼠”污名仍舊如影隨形地影響著健康受試者的參加，尤其是周遭人對他們的消極看法。健康受試者身份的污名化意味著他們在參加試驗前就要承擔和面臨被歧視的後果。無知產生偏見，不知情者認為參加試驗就是去做“小白鼠”，部分人對藥物試驗知曉不到位而引發誤解，造成對疫苗試驗及受試者本人的污名化。

其次，對健康受試者的“刻板印象”是受試者參與 I 期試驗的障礙。“刻板印象”是社會對某一個群體的特徵所做的歸納、概括的總和。它並不一定有事實根據，也不考慮個體差異，僅僅是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一些固定看法，但對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卻能產生重大的影響。(謝雯雯、吳柳林 2020, 22–3) 刻板印象大多是錯誤、負面且僵化的，對健康受試者的不準確猜測和誤解體現在“你是不是為了賺錢？”負面的刻板印象帶給受試者持續的壓力，“我們也都是普通人，心理的承受能力還是有限的”、“社區群裏面都像炸了鍋一樣的，都知道我去了”、“好多人不理解”。

為招募足夠數量的健康受試者，試驗中心有時會強調高額經濟補助，利誘一些受試者重複輾轉參加多個試驗甚至以此謀生。當經濟補助成為健康受試者群體的主要驅動力時，他們又被加諸於另一種污名“為錢而來”，此污名下的受試者在大眾面前呈現負面形象，給人以犧牲健康換取補助的消極印象。此處 V 女士也

深受困擾，受試者參加疫苗試驗不僅面臨身體健康的潛在不確定性，還要面對各種質疑和誤解，給受試者本人帶來了相當大的心理困擾，缺乏歸屬感和被認同感同樣會增加健康受試者招募的難度。因此，要解決試驗招募困難的問題，關鍵舉措是大力提高公眾對藥物臨床試驗的認知。相關機構或主管部門通過互聯網、媒體、微信公眾號等多種方式邀請有資質的醫生對 I 期試驗相關知識進行宣傳，可提高公眾對藥物試驗的認知，消除偏見，為 I 期試驗去污名，減輕社會輿論帶來的壓力，讓受試者在參與中獲得成就感和認同感。

第三，利他主義是受試者參與試驗的動機之一。有研究發現，參與試驗的受試者中半數人的動機以是為醫學進步貢獻力量。中國健康志願者對於臨床研究的態度總體是積極的、肯定的，絕大多數健康志願者認為臨床研究對社會是有益的，認可臨床研究和試驗是開發新療法的必要環節。（魏豫東等 2014，828-9 及 832）利他主義動機能給健康受試者帶來內心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在談到“為什麼要去參加疫苗試驗”時，七位受試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 M：要有人站出來，全國都在幫我們武漢，我也想出分力。
- K：做為志願者，本身沒有什麼崇高的目標，就是想作為一個普通的武漢人，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³
- L：於我而言，我只是用自己的力量守護我愛的這座城市。
- P：想這 14 天，就像做了一場夢…我當時的想法其實和我在武漢封城那天加入志願者去參與防疫一樣，只是“剛好需要，剛好我可以！”我想的是這個事情總要有人去做。
- Q：很多球隊的隊友早早加入了志願者行列，每天看著他們忙碌的身影，我也很想盡一分力。有人說我們偉大，也有

(3) 許雯：〈新冠疫苗試驗志願者：作為一個普通武漢人，貢獻自己力量〉[EB/OL] (2020-03-21)[2020-11-06]<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3/21/707163.html>.

人說我們是職業試藥人、是瘋狂的賭徒。其實我們就是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哪里談得上偉大，要說有啥不一樣的地方，可能就膽子大點。

● W 與 J（一同參加疫苗試驗的夫婦）：回家後，我們一切回到生活軌跡上，要工作，要養家糊口。沒有什麼驚天動地，我們就是武漢一對普通夫妻做的普通事。

更多受試者的動機是互惠利他。受試者的參與動機並不是單一維度的，具有複雜和多維的特點，多數是利他的動機結合潛在的個人動機。利他主義的原因不是純粹無私，往往會與受試者的個人原因結合在一起，在這些健康受試者身上則表現為互惠利他。對 V 女士而言，參加 I 期試驗是“總有人要做的事、為社會做的力所能及的事”。受試者的參與直接促進醫學事業進步和造福社會，毫無疑問有利他動機。但是，與此同時也是互惠的，V 女士在做出參與決定時權衡了潛在副作用和試驗的不確定性，幫助他人、服務社會與兼顧自身的安全並不衝突，同時還會獲得免費且全面的體檢和經濟補助。對其他健康受試者而言，互惠利他還體現在為了表達疫情期間全國人民給予武漢支援的感激之情，受益於此的他們希望通過成為受試者為疫苗研製和抗擊疫情提供醫學數據。互惠利他是促使健康受試者成功參加的主要動力。

● 健康受試者 C 的採訪：

突然有一天武漢變成“災區”，然後全國的醫護都來救我們、全國人民都在援助我們。雖然我自己和我家人沒被感染過，但就是覺得欠了一個天大的人情，想有一個機會報答一下大家。

2. 來自家庭的影響

(1) 訪談再現：家庭擔憂與個人信念

I：您參加試驗老公肯定知道吧？

V：對。

I：他是什麼反應？

V：當時他可能也有一點顧慮，因為那天晚上我報名之前，可能說話有點過（衝動）。我說這個目的是在人身上做實驗看多大劑量，什麼年齡段會有什麼反應和副作用。他一聽這個副作用心裏肯定就有疙瘩；另一方面，我老公也是 XX（省）人嘛，咱們 XX（省）男的一般都比較大男子主義，他在家裏面不幹活的，你看這麼多天他不做飯的。他一想到我出去這麼十天半月的，這下沒人給他做飯，沒人伺候他了，他肯定不高興的。

I：後來呢？

V：我報名了。晚上睡覺之前看著資訊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還沒醒，我又在翻，把資訊又看了一遍，然後覺得還比較可靠，我就報名了。我報名之後跟他說了一下，其實當時想報名的人肯定多，我自己感覺身體比較好，但是體檢能不能通過還是一回事。它各方面有要求，就是說我能不能報的上還都不確定，反正就試著報一下唄。最壞就是還給做個體檢，我能知道有沒有新冠肺炎，身體各方面指標是不是正常的，對吧？

I：嗯，還能了解一下現在的身體情況。

V：對啊，不是免費給你體檢的嗎？我就是抱著這個心態，報了之後我就給他（老公）說我報名了，過幾天要去療養十四天。他有點不高興，哈哈…不高興他也沒有辦法。

I：您老公現在知道您的情況嗎？

V：他每天都在和我聯繫，視頻。

I：他還是關心您的嘛。

V：他可能當時不高興，肯定是擔心有副作用，萬一我搞成病人了，他會覺得自己也有責任，他有這方面的擔心，所以不太希望我來。然後我每天和他視頻，他很擔心。那天發微信問我有什麼東西沒帶，要不要送過來。當時我還沒想好，就沒回覆他，緊接著電話就撥過來了。他說我還以為你發燒昏迷了，哈哈…

I：他肯定是特別擔心您才會每天問的。雖然表面上沒有說，但是我覺得他心裏應該是支持這個事情的。

V：對對對。

(2) 矛盾分析：親情壓力與內在動力

健康受試者們深陷於矛盾的兩端之間難以取捨，一端是對自己至親的不安與牽掛，另一端是自己想要做出個人貢獻的強烈內在動力。健康受試者的潛在動機或多或少會受到來自家庭成員的影響。(Nyaoke et al. 2017) 有研究顯示，在參與試驗前，絕大多數志願者徵求了家人意見，家人的意見多是負面的（反對參加研究主要是對嚴重併發症或副作用的恐懼）但並沒有被受試者考慮在內，因為最終他們是自願參加的。(Almeida et al. 2007, 1085–94) I 期試驗的受試者面臨很大不確定性，而幾乎不能從中獲得直接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受試者是實際意義上的弱者，家庭成員可為受試者決策提供參考意見，幫助受試者理性決策。在本文的個案中，雖然參加試驗的是 V 女士，但實際上她老公的意願和態度確實影響她的決策。其他參與疫苗試驗的受試者也表示會考慮參與試驗是否影響家人，也有受試者對父母和小孩隱瞞。

● 健康受試者 M 的採訪：

紅星新聞：成為志願者之前有過顧慮嗎？

M：有顧慮。當時不知道打了疫苗會不會有傳染性，所以在申請時猶豫了好多次，怕影響家裏人。

紅星新聞：家人支持嗎？

M：老人和孩子我沒有跟他們說，就跟老婆說過。她剛開始有點不理解。她說你做其他的志願者我都是支持的，但是這個未知數挺大的。我跟她說第一，安全性是可控的。第二，你是黨員嘛，對不對？你要支持我。她就沒話說了，跟我一起瞞著家人。

家庭參與決策是對健康受試者生命健康權的保護。首先，個人對家庭形成以經濟、情感等多重依賴為主要特徵的職責與義務。這種文化特徵決定了健康受試者面臨有關生命健康問題的重大決策中，必須考慮家庭參與的必要性，也是家庭成員內部關係團結、和諧的彰顯；其次，在中國文化中，個人的健康問題也是家庭問題的一部分，夫妻之間“同絲有同藕，異心無異意”，受試者伴侶與受試者相依相伴，心心相連，出於對受試者的愛和關心也不希望受試者去冒風險；最後，受試者的健康和勞動能力與家庭命運聯繫在一起，若在試驗中不幸遭受身體損傷，也會給伴侶帶來損失。所以 V 女士的丈夫“有顧慮、心裏面有疙瘩、不希望來”但卻又“每天都要聯繫、發微信…沒想好怎麼回覆，緊接著電話就撥過來”等一些舉動，受試者本人也能切身體會丈夫一系列舉動中的愛意，丈夫雖然言語上不支持，但卻在行動上給了受試者莫大的鼓勵。可見來自親情的壓力和健康受試者個人動力存在天然的矛盾，抉擇的過程與結果就是矛盾的妥協。

五、備受煎熬——忐忑不安的志願者

1. 期待結果與逃避結果

V：第一天下午有些結果就像身高、體重、血壓這些很快就出來了，但是抽血還有 CT 這些結果馬上出不來。他說晚上稍晚一點或者是第二天早上會打電話，如果是正常的就可以參加了，我就是第二天早上接到電話。

I：接到電話的時候您就知道自己身體各項都是合格的。

V：是的。第一天去體檢的時候我就問了這些流程，他說如果第二天要來的話必須要空腹，要測餐前血糖。一般情況下七八點鐘我是要吃早飯的，但是，我…嗯…這一晚上心裏面，其實一晚上都沒睡好，一方面就是想去，另一方面又不敢去。我希望我能去、指標是合格的。再就是我還擔心萬一有副作用，所以一直

猶豫搖擺，又沒接到電話。我老公還說“你肯定是不合格，人家都不給你打電話”。

I：哈哈…

V：我在想“不打就不打唄，大不了我不去，不正好也是你希望的結果嗎？你也不希望我去嘛”，不過我還想，“要是不給我打電話肯定是身體有問題，下午或者什麼時候我打電話過去問一下哪有問題，以後就要注意”。

I：對對對。

V：結果就是八點差幾分接到電話。

I：您接到電話是什麼感受？

V：又高興激動，也說不清那種滋味，一方面還是高興，說明我身體挺好，有資格參加活動了。另一方面因為老公還不是特別高興的，不是歡歡喜喜的送我去…嗯…肯定心裏面還是有點那個嘛。畢竟做這個事還是有壓力的，也擔心有沒有副作用或者是強烈的反應，身體能不能承受得了這樣的顧慮。

2. 矛盾分析：喜憂參半與迎接挑戰

在這段訪談中，我們看到 V 女士等待體檢結果時矛盾的心理活動。第一個矛盾是接到體檢合格通知的電話後是否要參加試驗。一方面是期待通知體檢合格的電話，期望順利入組的意願。另一方面是擔憂試驗相隨的潛在副作用，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逃避入組的想法。第二個矛盾是體檢結果是否合格。若體檢結果不合格，不能入組也意味著自己不夠健康。在 3 月疫情稍有企穩的特殊時刻，無論是什麼樣的體檢結果都足以讓受試者在這短短數小時寢食難安，在矛盾中局促不安。“想去又不敢去、擔心副作用、猶豫搖擺、要是不給我打電話肯定是身體有問題”，體檢結果出來前的種種預設無一不是受試者又憂又恐的真實寫照。接到體檢合格時“又高興又激動、說不清那種滋味、有點壓力…擔心身體能不能承受”，此時的她喜憂參半。喜的原因是 V 女士體檢結果顯示她是健康的，且有參加試驗的機會，不改她為社會做貢獻的

初衷。憂來自於她需要隨時做好準備去面對試驗潛在的未知、試驗期間對自由的限制（要吃規定的食物，遵循特定的日程安排如抽血、自測體溫）、試驗期間缺乏心理支持等。

在這樣矛盾的心態下，V 女士接到體檢合格的電話後，仍然勇敢地迎接了挑戰。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高和高度好奇的志願者更傾向於接受甚至在具有挑戰的情況下完成 I 期試驗。利他主義、自我控制、自信、情緒穩定和外向性等人格特徵可能會增加參與的可能性。(Almeida et al. 2008, 109–18) V 女士具有高自我效能感，參與疫苗試驗是自主自願做出的選擇。受試者既需要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和面孔，還有疫苗試驗的不確定和試驗過程可能出現的不適反應以及意外情況等，這對受試者本身來說不僅是身體也是心理的挑戰和突破。V 女士本著利他的出發點，要自我消化內心的矛盾，感知風險並作出合理評估，同時還要面對來自老公的壓力和外界的質疑，能在踽踽獨行的境地做出抉擇，這種勇氣值得尊重和鼓勵。

六、解惑釋疑——篤定前行的志願者

1. 訪談再現：解答疑惑與確認補助

V：19 號接種時我碰到專家了嘛。他們跟我開玩笑說他想接種還不行呢，我們是很幸運的。我擔心接種之後這幾天有什麼不良反應比如發燒或者酸痛，我覺得我一直都很堅強，這些都能熬過去，最擔心的就是有後遺症影響到我以後幾十年的生活。

I：嗯。

V：他說這種情況是絕對不會有的。這樣會稍微減輕我的負擔。

I：您擔心的這些都問過了？

V：問了，你能選擇去參加還是不參加。這些都要知道的。

I：您記得知情同意書上怎麼說？

V：告知書？給解釋了嘛。我把想知道的都直接問了。

I：您問了些什麼？

V：（知情同意書）裏面我關心的一個是對身體有沒有影響。另外因為住在家裏面也無聊，上面寫著要抽 7 次血吧，每次補助 XX，半年總共是 XX（金額），這個事是不是真實的。既然寫出來了，我肯定要確認有沒有這回事，雖然我不主要是為錢來的，但是你答應了呢，不能事後說話不算話，我要問清楚是不是真的。他說是真的，我就放心了。

I：確認了自己不太確定的事情。

V：是的。

2. 成功入組：好的知情與善的受試者

V 女士的成功入組給我們展現了兩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一是要關注臨床試驗的知情同意過程。研究者在知情同意環節的耐心講解、有問必答能夠給受試者帶來溫暖並取得其信任，受試者覺得安全和權益有了保障，從而放下心裏的疑慮。（黃萍等 2014，320-2）在試驗中對健康受試者的知情同意環節高度重視，使健康受試者在充分了解自己即將面臨的風險、付出的代價和可能取得的收益的基礎上自主作出選擇，從而實現保護受試者利益的根本目的。V 女士對副作用和補助問題在知情同意環節提出的恰合時宜。好的知情同意除了關注文字內容，更應重視知情同意過程，對受試者的疑問應做到知無不言，解疑釋惑，讓受試者明確自己有哪些權益，為研究者和受試者本人均可減少不必要的障礙。V 女士的成功參加也提示研究者在知情同意環節應確保詳盡、如實地陳述試驗相關內容，促進雙方良好配合試驗進行。

二是要明確健康受試者參與試驗並非完全是為了經濟補助。經濟補助是激勵健康志願者參加研究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志願者的唯一動機。V 女士主動詢問補助是否真實，表示自己雖然不主要是為錢而來，但是需要確認與錢有關的內容是否真實。雖然吸引健康志願者參加研究可能需要金錢，但是健康志願者的參與動機不是簡單和一維的，V 女士的參與動機中包括利他、做貢獻、

免費體檢以及補助。補助是動機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動機。她還會謹慎地權衡一系列問題，包括風險、副作用、試驗帶來的不便、體檢機會、家人態度和社會評價等等。因此，參與動機中包括經濟補助並不一定意味著受試者會做出冒險的決定，在此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理性、清醒且目標明確的健康受試者。

七、結論與討論

通過一位新冠疫苗健康受試者的個案訪談分析，我們發現健康志願者選擇成為受試者的動機不能簡單歸為補助或利他，也不能簡單地概括出健康志願者的抉擇特點。本文由受訪者視角引導深度訪談的方式引出志願者對其複雜動機和矛盾過程的還原與思考。意在表明不同的個人特徵、家庭環境，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社會背景下，健康受試者在做出參加試驗的抉擇時面臨的內外矛盾，這樣的矛盾呈現有助於更深入的了解健康受試者艱難的抉擇過程，全面真實地呈現受試者內心的矛盾、糾結、掙扎、努力與自我調節的過程。旨在促進社會對健康受試者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提升公眾對他們的認同與尊重，促進中國醫學衛生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康莊、唐梅：〈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進展及分析〉，《生物醫學工程學雜誌》，2020年，第37卷，第3期，頁373-9。KANG Zhuang and TANG Mei. "Progress and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2019-nCoV vaccine," *Journa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20(37.3):373-9.
- 曹羽明、曹越、徐影等：〈潛在受試者對藥物臨床試驗認知的調查〉，《醫藥導報》，2017年，第36卷，第2期，頁226-30。CAO Yuming, et al. "Prevalence Survey of Cognition of Potential Participants for Clinical Trials," *Herald of Medicine* 2017(36.02):226-30.
- 黃萍、左榮、夏春華等：〈淺談 I 期臨床試驗受試者管理體會〉，《中國臨床藥理學與治療學》，2014年，第19卷，第3期，頁320-2。HUANG Ping, et al. "Brief introduction to phase I clinical trial subjects

- manag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2014(19.3):320–2.
- 謝雯雯、吳柳林：〈標籤式輿論傳播中如何規避刻板印象及負面效應〉，《新聞前哨》，2020年，第311卷，第4期，頁22–3。XIE Wenwen. “How to Avoid Stereotypes and Negative Effects in Tagged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Press Outpost* 2020(311.4):22–3.
- 魏豫東、楊麗、張雙等：〈健康志願者對臨床研究的認知調查〉，《中國臨床藥理學雜誌》，2014年，第30卷，第9期，頁828–9及832。WEI Yudong, et al. “Healthy volunteers'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2014(30.9):828–9&832.
- Almeida, L., B. Azevedo, and T. Nunes, et al. “Why healthy subjects volunteer for phase I studies and how they perceive their particip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2007(63.11):1085–94.
- Almeida, L., T. B. Kashdan, R. Coelho, et al. “Healthy subjects volunteering for Phase I studies: Influence of curiosity, exploratory tendencies and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2008(46.3):109–18.
- Fisher, Jill A. *Adverse Events: Race, Inequality, and the Testing of New Pharmaceuticals*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0).
- Locock, Lorraine, et al. “Personal benefit, or benefiting others? Deciding whether to take part in clinical trials,” *Clinical trials* (London, England) 2011(8.1):85–93.
- Nyaoke, B. A., G. N. Mutua, and R. Sajabi, et al. “Volunteer motivators for participating in HIV vaccine clinical trials in Nairobi, Kenya,” *Plos One* 2017(12.9):e0183788.
- Watkins, J. “Preventing a COVID-19 Pandemic,”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online) 2020(368):m810.